

陪你游甘孜

色达然然夺村游记之二

◎韩晓红

然然夺藏语意为沟顶部色带栗色，“夺”沟口之意，故名。

然然夺，雅致的地名赋予我更多的缠绵与留恋。在高原行走的时日多了，一种缘于情感世界深处的情愫就会渐渐浓郁起来。

地上的栗色，天上的空阔与湛蓝，村里满是诗意符号的牦牛群，生活在诗歌意境中的然然夺村民，把日子过成了歌谣、传说和浪漫。

其实，然然夺是一个拥有特殊禀赋的村庄，因为地上拥有、天空富有，我在村里小住两日，收获颇丰。随意坐在门外的山石上，仰头就能欣赏到天空堆满的浓云，不仅如此，云朵灵动机巧，忽而是万马奔腾，颇富前行的气质，忽而安静呈祥，颇富诗情画意。尤

其那湛蓝，简直能够洞穿人的所有心事，赐予内心敞亮与豁达。更富情趣的还在于，当阳光用金黄色皴染着云朵、山巅、村落，活生生赐予人世间一幅金黄色的油画。

我相信油画家们一定喜欢这种调子，喜欢这样的浓郁，喜欢这样的深沉，这样的情调一定能使画笔寻找到画面的深邃意蕴。

金黄色与绿草碧水相映成趣，赋予人间一派和谐与温馨。

我贪婪地分享着这浪漫的画风，这样的画风与十九世纪俄国画风不谋而合。

热情的然然夺村民成为我的好朋友，他们十分随意地唱着格萨尔史诗的“塔塔”调，他们娴熟地讲着英雄格

萨尔的传说故事。

庆幸村里的人对我说，你既然是一个想听格萨尔故事的人，为什么不去认识一下格姆呢？

我在村民的引领下向着格姆的家走去，路上，大家不无自豪地告诉我，格姆的格萨尔故事像海水一样多。她站着是故事，坐着也是故事。

我是在一棵树下认识格姆艺人的。

树下，格姆老人盘腿坐在树荫下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手里拿着一块石头，我走近一看在格姆老人的面前摆放着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头。

“她要拿着石头才能说唱故事。”一位孩子笑着告诉我。

格姆老人先是讲述石头

的故事，然后由石头的故事引入格萨尔史诗。我和村民围坐在格姆老人的周围，如痴如醉地聆听这富有天籁之意的说唱，因为我第一次听到了格萨尔史诗分部本《日巴器宗》，这是英雄格萨尔一段神奇的经历，这段经历使史诗洞开一片神奇的“天空”，成为我酷爱格萨尔史诗一份荣耀。

格姆老人

书页的絮语

◎吴昆

在静谧的书房中
书页轻轻翻开
似岁月的使者
诉说往昔的精彩

每一页缓缓滑过
文字如灵动的河
引领我穿越时空
探寻未知的轮廓

于泛黄纸间徘徊
邂逅先人的情怀
从激昂壮志豪言
到细腻情思深埋

手指摩挲着字迹
心与作者在交织
那些智慧的凝聚
是前行路上的旗

当合上这册书卷
感悟在心中沉淀
书页的声声絮语
永在灵魂里绵延

苇间听风

◎周广玲

秋天的芦苇从像翻开的书页，一页一页，一层一层，风吹过，芦苇似麦浪般的铺开，如梦如幻。芦苇随风飘荡时，耳边传来的风声，时轻时重，时急时缓，你仔细地听，脑海中便会闪现出一段段的往事，倒像是在倾听时光里碎片的声音。苇丛深处，沙沙的声响将我包裹，从四面八方涌来，那声音是干燥的，但带有暖意，芦苇纤维摩擦时，发出特有质感的声音，清脆而有节奏。这声音不知来自何方，但身陷其中，会有着一种无边无际的包容。

风是无形的，在芦苇间，描绘出了它的轨迹、气息和力量。风吹过芦苇秆，芦苇秆就成了它纤细的骨架，风拂过芦苇叶，芦苇叶就成了它轻声细语的声腔。静静地聆听，这声音丰富而深邃，近处传来清脆的“飒飒”声，像撕开书页声，又像石子敲击的声音；远处则

是连绵的“簌簌”声，仿佛风吹秋天的落叶，又似细雨滋润泥土。风摇芦苇声声远，风随苇动，声淡无影。这么多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很是美妙，分明是芦苇生长的声音，风只是在附和。

《诗经》中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的诗句，描绘了一幅深秋时节芦苇苍茫的景象。几千年前，或许也有这样一个秋日，诗人伫立水畔，凝望无边无际的芦花，思念着“在水一方”的伊人。那穿越千年时光的苇间风，至今仍带着求而不得的惆怅，以及对逝去之物的深深感伤。风渐渐大了些，整片芦苇荡生动了起来，开始以统一的步调，一浪赶一浪的姿态，向着同一个方向俯仰、摇摆。不再是零星的私语，而是集体的合唱。金色的波浪，一层一层地推向远方，与天相接。

苇间听风，心里的空虚、得失、忧

虑，被风吹了起来，仿佛也轻了许多，淡了许多，像一粒尘埃，渐渐消逝在了芦苇间。夕阳西下，芦苇的轮廓，在渐暗的光线中变得愈发清晰，像用墨笔细细勾勒出的铁线描。远处的湖面上，有归巢的水鸟掠过，留下几声短促的鸣叫，更添空阔。此时芦苇已融成一片深沉的、摇曳的暗影，唯有风的声音，依旧充盈于天地之间，古老而又新鲜。我带不走这一片芦苇，也留不住这一阵风，但我仿佛感觉到，那风声已经灌满了我的衣袖，那清冷而苍茫的秋意，已涌入了我心中。

站在苇丛间，将身心交给大自然，聆听风穿过芦苇发出的声音。那声音轻柔却坚定，仿佛风是芦苇最亲密的知己，与每一根苇秆低声絮语。它们之间的默契不需要言语，只需一缕风的轻抚，就能将心意传递到远方。芦苇沉

默不语，风却懂得它的心事，当风拂过，芦苇荡起的不仅是层层波浪般的传递，更唤醒了内心深处，对自然之美的向往与敬畏。

苇间听风，听的不仅仅是声音，而是一种时空的对话。风吹过芦苇，吹散了心中积聚很久的不快与烦躁。让我感受到一种清静的愉悦，一种开阔的宁静。在这广阔的天地间，我随风一样自由，那风的音符，让我突然明白，从前的种种执拗，何尝不是一种束缚呢？人的生命，应该像芦苇一样，中空而挺拔，这样才能承受四季的风雨，顺应自然的节奏。风来了，就随风起舞，风停了，就静静站立，这其中自有一种顺应自然的从容与坦荡。

在这个秋天，遇见芦苇，倾听风声，与大自然来一场温柔的邂逅，让心灵在金色的芦苇间自由地飞翔。

中路藏寨谣

◎吴卓玛 降初拉姆

白墙叠翠入云阶，
千年碉影立苍苔。
春蕤梨花描素壁，
夏织青稞浪万排。
秋晒金粟铺石阶，
冬裹银沙净尘埃。
晨炊处处牛铃远，
绣娘檐下彩线裁。
火塘沸处酥油暖，
经幡舞时柏烟开。
锅庄踏碎星子落，
铜钦吹月过碉台。
人间慢煮光阴酒，
半盏清辉半盏爱。

桂下漫想

◎洛茗

秋风吹拂丝丝雨雾，打湿了我的脸庞，一股股悠悠的清香扑鼻而来，是桂花香！桂花还有一个浪漫的美称——木犀花。说到浪漫，谁能有古人浪漫呢？一嗅千年，让我们穿越古人笔下的桂花香落，神游瞬间。

花中一流。宋代李清照在《鹧鸪天·桂花》这样描述到，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迹远只香留。”桂花是淡黄色的，香味清幽，形态娇嫩而温婉。它的性情远离尘世，它的香味却悠远绵长。作者神来笔法把桂花写的活灵活现，仿若一位内秀芬芳的女子，优雅而不张扬。虽说是写桂花，也是她本人的写照。“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”根本无需用浅绿和深红的色泽去装饰，它本就是花中的第一流。花以红为美，与其它名贵之花相比，虽桂花逊色许多，但作者认为，美不在于外在华

丽的装饰，而在于内在的品格。“何须”更加认证了她对这个事实的笃定。

梦骑青空。“梦骑白凤上青空，径度银河入月宫。”这是宋代杨万里在《凝露堂木犀》的描写。诗人开篇就写了一场如梦似幻的梦境，想象着自己骑着白凤，飞往了传说中的东宫。他径直度过广阔的银河，终于抵达了月宫。寥寥几字，每个字里都充满着神话色彩，他为什么会飞到月宫呢？原来是因为——“身在广寒香世界”，这是全诗的核心。他虽深处广寒宫，但感受到的不是寒冷和孤独，而是一个香世界。一个“香”字直接凸出了桂花的灵魂，它并非人间凡物，而是高贵天庭才有的“天香”，直接把整首诗推向了高潮。“觉来帘外木犀风”读到这里，原来仙境漫游是帘子外的一缕桂花引起的。这种超凡脱俗的描述手法，令人沉醉，

赞美了木犀花香的清雅、绵长以及高贵，带给人无限遐想。

淡秋光，夜未央。元代倪瓒的《桂花》这样写道，“桂花留晚色，帘影淡秋光。”桂花与光影交织一起，勾勒出一幅别开生面的秋光图。“帘影”一词，让人身临其境。“留晚色”“淡秋光”则把秋天的神韵描写的绘声绘色，让人新生美好。“靡靡风还落，菲菲夜未央。”诗人连用了“靡靡”与“菲菲”两个叠字，强化了感官的体验，随风飘动的桂花香和夜色下的幽香，简直是一场无与伦比的视觉、嗅觉、听觉的盛宴，时间凝固在此刻。

桂花湿，秋思落。唐代王建在《十五夜望月》写道，“中庭地白树栖鸦，冷露无声湿桂花。”夜晚在自家庭院赏月，乌鸦已归巢栖息。寒露无声地打湿着桂花。月圆之夜，作者却不直接写月

圆，而是以“地白”替代，渲染出月光的明亮、澄澈。“树栖鸦”表明夜已深，乌鸦都已栖息，而他还未休息，让人感觉到了一丝孤独与漂泊。“冷”“无声”再次强调夜的寒凉与静谧。中秋时节，桂花正开，这两者的交合，含蓄地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的秋思。“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。”今晚所有的人都在遥望这轮明月，不知这份浓厚的秋思论落到谁家呢。结尾的画龙点睛直击作者心灵，把秋思具象化了，他好像在众多望月人中寻求一个“秋思”的知己，也更加明确了此时他对故乡的思念，对亲人的牵挂以及人生道路的迷茫，也令读者沉思。

桂花，带给人的嗅觉盛宴，直击灵魂的最深处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愿你我在这个桂花飘香的时节，能够与心爱之人一同桂花树下共饮茶。